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元年(742)夏应召入长安,以翰林供奉的身份等待朝廷授予官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因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敢进兴亡之言,受到大宦官高力士、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女婿、时任卫尉卿的张垍等人的诋毁。李白极度失望,遂于天宝三年(744)春上书请求返归江湖,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放还。

李白青少年时代是在崇道风习浓厚的蜀地度过的,深受道教熏染,倾慕神仙方术,当“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遭到这次沉重打击后,便把精神寄托在访仙求道上。他离开长安先是漫游梁宋(今河南一带),约于十月间来到了济南。

唐朝为李氏天下,皇室把春秋时代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名李耳)尊为远祖,并追号“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命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在京师者号玄元宫,在诸州者号紫极宫。李白就是奔济南的紫极宫而来的,他托从祖河南采访使李彦允介绍,特地请著名的道教天师北海(今山东青州)高如贵到这里主持自己的入道仪式。

入道仪式十分烦琐,李白背剪双手围绕神坛几乎不停地行走七天七夜,向神祇陈说自己的罪错。最后,高天师将用朱文写于白绢上的道策(道教秘文,世所不识)授予李白,佩带在身上。在这之前,李白只是思想上信仰道教,从此就正式成为道士了。他置酒为高天师送行,并赋诗一首《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策归北海》。

虽然李白的身体已非常疲惫,但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他心情愉快地游览了济南美丽的湖光山色,写下了《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  
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  
湖阔数十里,湖光遰碧山。  
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  
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古时,济南城北郊东至华山、北至鹊山、南至标山有一个大湖——鹊山湖,烟波浩渺,气象万千。李白与李太守(姓名不详,唐代人好联宗叙谱以示亲近,此人不一定真是李白从祖。亦有学者认为或即李彦允,河南采访使乃是他后来的任职)泛舟湖上,尽情观赏佳山秀水,所以李白说,此行不像东晋王徽之雪夜乘舟访问戴逵,匆匆而去,刚到戴逵门前又觉兴致已消,又匆匆而返。

第二首诗里,李白亦化用一个典故。



▲《鹊华秋色图》中的华山和鹊山



明府城史话

## 李白在济南的仙影诗踪

□周长风

东汉李膺文武双全,为官威严明审,誉满朝野。博通典籍的郭泰游历洛阳,与时任河南尹的李膺相识,结为朋友。后郭泰返乡,诸儒衣冠整齐送至黄河边,车数千辆。郭泰唯与李膺同舟而渡,众人望之以为神仙。诗中李白将李太守比作李膺,自比郭泰。郭泰年轻时,母亲想让他供职朝廷,郭泰说:“大丈夫怎能让见识短浅、器量狭小的人所役使呢?”后来司徒黄琼征召,太常赵典荐举,其他人亦劝其进身为官,郭泰看出朝廷衰败,纲纪废弛,已无可挽回,于是一概不应。他周游郡国,以高尚的节操被世人仰慕。李白此时的心境与郭泰是相通的。

后来,李白忆起这次济南之行,还写过一首古风:

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  
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  
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  
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华不注山,简称华山,在济南老城区

东北十五里,历史悠久,风景秀丽,自古亦是济南道教名山。它因山形地貌如荷花骨朵附着于水面而得名。“华”同“花”。“不”,读fū,后作“附”,花萼、花蒂义。

“赤松”即赤松子,传说他是神农时的雨师,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随风雨而上下。

“白鹿”“青龙”也是用典。东晋葛洪《神仙传》卷二载:汉时的卫叔卿因服食云母而成仙。一日武帝宫中闲坐,他突然乘浮云驾白鹿降临殿前。西汉刘向《列仙传》载:有仙人拿着两只茅草编扎的狗来,分别给了一个名叫呼子先的人,和与呼子先相邻的一位卖酒的老妇人。两人骑后发现竟然是龙,随之飞上华阴山。

“倒景”同“倒影”。“景(影)”指光、光线、光之照射。“倒景”道家指日月之上的天空极高处,从此处看日月,日月之光反由下往上照,故称。多有注者望文生义,将“倒景”释作物体于水中倒立的影子。这似乎也通,但却诗味大减,绝非谪仙人的本意。华山之下即是鹊山湖,凡人站在山上便可见凌水中倒影,岂不是太写实了?所以,诗中的“凌倒景”实源自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的西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扬雄的《甘泉赋》,以及南朝沈约《游沈道士馆》诗句“一举凌倒景,无事适华嵩”(亦用《列仙传·呼子先》典故)。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后,对刘邦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于是便按道家方法演习导引飞升之术。这首诗李白不仅以浪漫主义的幻想,抒写其登上华山之巅,恍如驾云乘风、飘飘欲仙的感觉,还蕴含着对定国安邦、功成身退的一代人杰张良的敬仰和追慕。

【泉城忆旧】

## 南辛庄中街

□陶玉山

南辛庄中街北起经十路,南至兴济河,全长约一千米。是南辛庄地区一条主要的南北要道。

1976年春天,随着父亲工作单位的变动,我们举家迁到南辛庄,居住在原来的南辛庄中街59号。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南辛庄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的村庄。庄子的东西部和北部似乎随处可见菜园子。那时候,挨着经十路的南辛庄中街的起始点是一处宽阔空旷,破旧不堪的木材货场,一道用看不出本色的木头建造的、眼看着随时会歪倒的门和一圈铁丝网将这个堆积摆放着好多加工过的圆木的货场和西边的菜园地与东边的窄窄的道路相隔成两个天地。由此往南走大约二百多米,就是南辛庄中街与南辛庄街交叉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老南辛庄人都习惯称之为“河口”。顾名思义,这里地势低洼,是下雨天容易积水成河之处。谈起这个河口,老南辛庄人有说不完的话题和感叹惊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只要下雨,哪怕雨量不是很大,意思是周边没有多少下雨的痕迹,河口这里就会有积水;如果雨量稍微大一些,这里就会成为汪洋一片,如同鸭子湾。不熟悉此处地形的,只能绕着走,根本不敢涉水自此而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下雨时河口一带的十字路口的西边住户家里容易被淹,而东边的住家却是安然无恙。

南辛庄街和南辛庄中街相交处东北边的那处高台阶的四合院是派出所。记忆中最深刻难忘的是每到晚上,派出所大门上方就会亮起一盏红灯,在当时没有路灯,道路不是那么平整的夜晚,这盏闪烁的红灯似乎是灯塔路标,更像是一个守护神,让人看了感到特别踏实,特别亲切。派出所往东大约五十米处的路南边是粮店,粮店往东大约百米的路北是煤炭店。而派出所的西边不足三十米的路北是供销社的百货商店,由此往西约莫五十米的路南是当时的南辛庄大队办公所在地……由此可见,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前后,南辛庄街与南辛庄中街相交处的河口周边是南辛庄很有代表性的繁华地带。

从河口往南的路两边,除了五金店、副食调料店等国营门店外,有不少工厂企业。由北向南、从路东到路西颇具规模的是红星酿造厂、制药二厂、陶瓷厂、电石厂、预制构件二厂等。这些工厂企业,为南辛庄中街的热闹忙碌增加了人气,同时,也让南辛庄这个城乡接合部的村庄多了几分城市的特点。尤其是早晚上下班时间,平时冷冷清清的不宽的这条街可以说是人满为患,骑着自行车的或步行的工人们很有次序地出现在街上,在车铃的伴随下,他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的,营造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格外有感染力。

印象中,那时候的南辛庄居民住房绝大多数看上去都是低矮陈旧的平房,甚至整个庄子的建筑没有多少亮点,显得很土气。可是,在我家对面却有好几排一大片,远远看去很具规模的灰色有屋脊的三层楼建筑,那就是俗称的“跃进楼”。之所以叫“跃进楼”,是因为这些楼房大都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建成的。这些当时外表看上去很壮观气魄的楼房,其实是很简陋,甚至是粗糙、不宜家庭居住的。别的不说,好多楼房没有单独使用的自来水和厕所就是一个证明。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楼房很鲜有的那个年代,能够居住楼房,是很有身份面子的。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辛庄最北边挨着经十路的那处木材货场就成了新儿童医院的所在地;新世纪初期,红星酿造厂、陶瓷厂、电石厂等先后腾笼换业,其原址成了南辛苑、玉景家园、世佳欣居等居民小区……南辛庄中街东侧的那一片很有名气的“跃进楼”也于2017年在拆除机器轰鸣中被夷为平地,按照规划,不久的将来,一处很庞大、很有规模的现代化居民小区就会呈现于大家面前……

## 【行走济南】

□李建设

《水经》,顾名思义,是一部有关水的著作,就像《诗经》是诗的集大成一样,《水经》集全国各大河道水系于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相传为汉代桑钦所作。但是,《水经》的内容非常简略,书中列举了137条大小河道,仅一万余字,很多信息都是语焉不详。于是,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出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目的,开始为《水经》作注,这便是《水经注》一书的由来。

《水经注》相比《水经》内容丰富得多,全书30多万字,文字比《水经》多了三十倍,所记河流也多了十倍,有1252条,湖泊500余处,泉水近300处,还有山川、瀑布、动植物、自然灾害等,几乎包罗了方方面面的地理知识。《水经注》名义上是对《水经》的注释,但实际上作者只是以《水经》为纲,在《水经》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遵循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分注意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阅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因此《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介绍水系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不仅有着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而且还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山水游记,有着文学艺术价值。

《水经注》全书共40卷,以历史上的四渎为切入点,按“自河入海,自济入淮,自淮达江”的顺序,分别介绍了全国境内知名的河流水系,并穿插讲述旁逸斜出的干流、支流等河水。《水经注》中出现的

## 《水经注》里的泉城山水

一千多条河流,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第七和第八卷跟济南有关,是介绍济水的,而济南便是因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

河南省的济源市,便是济水之源,水从王屋山上汇聚而下,流经山东的菏泽、济宁、济南、滨州、东营等地后,汇入渤海。济水曾是历史上的四渎之一,现在已不复存在,济水河道被黄河所侵夺。《水经注》里的济水,便从第七卷发源地济源开始东流。

济水先与渭沟合,后又经什城北,再流经卢县故城,然后又东北,入山东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即现在的灵岩寺所在地。再西北流经玉符山,流过东阿,转向东北,千折百回之后,开始有泺水汇入。有了泺水的参与,说明济水已流入济南境内,因为泺水即是济南趵突泉之水。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描述趵突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那时的趵突泉水量很大,喷得很高涌得也旺,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文人雅士介绍趵突泉的标配,言必称“水涌若轮”。接着,《水经注》便追溯了趵突泉的历史,“《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俗谓之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泺即趵突泉,俗称娥姜水,现在趵突泉畔泺源堂北还有文中所提到的娥英庙。

从趵突泉出城南即千佛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从《水经注》的描述可知,早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千佛山上

就建有舜祠,山下就有舜井了,但对《尚书》中所说的舜耕历山即是在此找不到进一步的详细资料了。而从趵突泉往北则是大明湖。大明湖水是由趵突诸泉之水汇聚而成。《水经注》对大明湖的美景作了诗意的概括,这对一部专业著作来说难能可贵:“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水清池碧,鱼欢鸟鸣,如此景致,的确能让人进入物我两忘之境界。

泺水汇入大明湖,然后向北流注入济水,泺水和济水相交合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泺口。然后济水裹着泺水一路向东北流去,又汇入华不注山下的华水。面对华不注山周围的美景,郦道元写道:“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

华不注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山脚下还曾发生过逢丑父易服救主的传奇故事。书中概述了《春秋左传》中记载的那段历史:鲁成公二年,齐国在与晋国的鞍之战中败北,齐顷公在逃跑过程中,被晋军围困在了华不注山,后来车夫逢丑父与齐公换了衣服,佯让齐公去华泉打水时趁机逃脱,最后逢丑父因舍生救主被放回……

那时的华不注四周环水,众泉汇流于此,又归于济水,然后经过平陵故城、章丘、百脉诸水路,一路向东北方向的大海蜿蜒流去……